

人文歷史

一幀幀泛黃劇照、一幅幅經典海報、一張張珍稀唱片，靜靜封存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電影的流光碎影。數十載春秋流轉，我執意蒐羅與葛蘭女士相關的舊時光影，每當指尖輕輕滑過藏品的紋理，細細凝視其中的容顏，便彷彿一步步踏入那位「曼波女郎」璀璨斑斕的藝術世界。

吳邦謀（文、圖）

二〇二六年八月三日，葛蘭於香港安詳辭世，享年九十三歲。這位兼具歌、舞、演才華的一代影壇巨星，就此為其閃耀數十載的藝術人生，輕輕謝幕，從容告別。案頭陳列的藏品依舊靜默如初，卻自此蒙上一層深濃綿長的思念。那些被紙品與黑膠唱片封存的輝煌歲月，亦隨着她的遠去，化作時代長河中溫柔不息、恆久回響的追憶。

藝術底蘊 中西合璧

葛蘭本名張玉芳，祖籍浙江海寧，一九三三年誕於南京，於華洋並存的上海度過成長歲月。獨特的城市氛圍，悄悄澆灌她日後不凡的藝術靈魂。藝名葛蘭，正是英文名Grace的音譯。葛蘭自小研習西洋聲樂與鋼琴，又拜崑曲泰斗俞振飛為師深耕崑劇，兼向梅派前輩取經學習京劇。一脈東方戲曲的含蓄雅緻，一重西方樂曲的熱烈舒展，在葛蘭身上交匯共生，煉就她獨一無二的藝術氣質。一九四九年，葛蘭舉家遷居香港，沉潛數載打磨才藝，直至一九五二年加入泰山影業公司，正式踏足影壇。翌年，她憑藉《七姊妹》初登銀幕，一段風華絕代的銀幕傳奇，自此拉開序幕。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可謂香港國語歌舞片最為絢爛的時代，而葛蘭正是那輝煌畫卷中最奪目的一筆。一九五五年，她簽約的電影懋業有限公司，特意為她開拓歌舞戲路，讓她潛藏多年的才華得以全面迸發。一九五七年，《曼波女郎》問世，她以熱情奔放的曼波歌舞驚艷全港，旋即風靡港台及東南亞，掀起了席捲一時的曼波狂潮。自此，「曼波女郎」成了她的專屬印記，也正式揭開香港青春歌舞片的黃金序幕。我珍藏的劇照，色彩雖已略隨時光褪去，卻仍能清晰看見她明燦的笑容與飛揚的舞姿。凝視舊照之際，恍若穿越時光，重回那個熱鬧熾盛、風華無限的黃金年代。

曼波留韻，光影長存

緬懷一代名伶葛蘭



▲葛蘭本名張玉芳，籍貫浙江海寧，藝名取自英文名Grace音譯。

舞，葛蘭唱紅了《我要飛上青天》、《台灣小調》、《廟院鐘聲》、《我愛卡力蘇》等多首名曲。珍藏的劇照裏，葛蘭身着清新航空制服，眉眼溫柔、神采雋永，定格了那個年代最美麗的模样。

一九六〇年，堪稱葛蘭演藝生涯的巔峰之年。她憑出演王天林執導的《野玫瑰之戀》，奠定自己華語歌舞巨星的崇高地位。影片借鑒歌劇《卡門》的精神核心，講述風采動人的夜總會歌女，與年輕鋼琴師淒美動人的愛情悲歌。無論敘事題材還是畫面美學，該片於當年華語影壇皆屬開創性先鋒之作，後更入選「百部不可不看之香港電影」。片中《卡門》、《說不出的快活》、《蝴蝶夫人》等經典插曲風靡四海華人圈，時至今日，依舊是懷舊歌單裏不可或缺的經典樂章。

同樣於一九六〇年問世的銀幕經典《六月新娘》，在唐煌導演的執導之下，促成張愛玲與葛蘭一場跨越文壇與影壇的絕妙邂逅，攜手譜寫一段戲文相融、韻味獨絕的影史佳話。這部由張愛玲執筆劇本的都市輕喜劇，跳脫通俗戀愛片的淺白框架，筆觸細膩克制、暗藏深意。葛蘭飾演嬌俏靈動、天真純粹的待嫁少女汪丹林，將婚前少女獨有的忐忑不安、懵懂羞赧與滿心雀躍層層演繹，情緒細節絲絲入扣、真切動人，讓角色立體飽滿、躍然銀幕。

張愛玲以一貫的通透筆法，寫盡俗世情愛的曖昧拉扯，捕捉婚姻表象之下隱藏的人心波動與情感隱憂，更細膩刻畫出時代洪流中，女性面對情感抉擇的細微無奈與清醒

思考。影片藉由一段婚前情愫的起伏波折，道盡舊時女子飄忽細膩的情意心境，亦含蓄映照出當年傳統社會規範、固有男權思維，對女性情感選擇與人生道路的層層束縛與桎梏，讓這部輕喜劇不止有歡笑柔情，更兼具溫柔的時代觀照與人文深度。

捨棄浮華 歸於家常

然而最令人動容的，不僅是葛蘭驚人的才華與銀幕光彩，更是她通透透明的人生態度。

一九六〇年代，葛蘭正處演藝事業巔峰，萬眾追捧、聲名鼎盛。年方三十餘的她，卻選擇在掌聲鼎沸之際急流勇退，與富商高福全於一九六一年結為連理。婚後她於一九六四年徹底淡出影壇，將重心全然交付家庭，專心相夫教子。縱身處浮華名利場，她始終保有清醒本



▲一九六〇年，唐煌執導《六月新娘》，張愛玲執筆劇本，葛蘭擔綱主演。

心，從不迷戀鎂光燈下的榮耀與世人讚嘆。她明白演藝雖是心頭摯愛，卻從非人生的全部。

息影數十年來，葛蘭隱居度日，遠離圈內紛擾，不爭鋒、不炒作、不眷戀昔日光環，僅偶與舊時文藝友人不聚。歲月洗煉，煉就她一身淡靜從容的獨特氣質。縱使告別銀幕，葛蘭從未捨棄對藝術的熱忱，私下持續潛心研習京劇。一九七九年她登台獻唱梅派經典《生死恨》，唱腔婉轉綿長、韻致醇正，滿座聽客無不動容叫好，可見數十年間她從未荒廢戲曲功底。

經典不朽 永留芳華

身為藏品愛好者，數十年來我孜孜收集關於葛蘭的舊物。每一幀劇照、每一幅海報、每一張黑膠唱片，都是記憶的載體，既封存了國語歌舞片的盛世風采，也記錄了一位全能藝人燦爛的一生。翻閱《曼波女郎》的奔放熱烈、《空中小姐》的清新優雅、《六月新娘》的俏麗柔情，不同角色、多變風貌，完整呈現葛蘭的千面魅力。她的歌、舞、演，樣樣拿得出真本領，留存下來的每段畫面、每首樂曲都可謂獨一無二的經典，隨着時光流轉，更顯難得珍貴。

如今曼波曲終，葛蘭留予世人的不只是歷久彌新的經典影片與傳世金曲，更有一份從容豁達的生命風骨，與融貫中西的深厚藝術涵養。銀幕之上，她萬丈光華、恣意綻放；銀幕之下，她恬淡純樸、守心自持，始終保有內心的安寧澄澈。曼波餘韻綿延不絕，她的傳奇，將永遠鐫刻在華語影史燦爛動人的篇章之中。

從電影《阿Q正傳》到歌劇《蝴蝶夫人》
女高音江樺的堅毅之路

女高音歌唱家江樺（一九二八至二〇二六）於早前安詳離世。江樺的一生如同一部香港歌劇發展史，她見證並親身參與了西洋歌劇在港從萌芽到走向成熟的歷程。作為香港歌劇史上的關鍵人物，江樺不僅在國際舞台上開創了華人歌者先河，更在與被譽為「香港歌劇之父」的盧景文近三十年的合作中，為香港歌劇的長遠發展奠定基石。

梁笑君

電影的製作並迅速嶄露頭角，主演了十五部作品，在一九五〇年代的名作《阿Q正傳》中留下了令人深刻的銀幕形象。

《蝴蝶夫人》成經典

就在影藝事業如日中天之際，年僅二十九歲的江樺決定為自己的人生來個重大轉折：她深感拍戲耗費時間，又想起母親「女仔一定要有一技之長」的教誨，加上丈夫承諾會給予她越洋深造的機會，遂決定息影遠赴意大利，修讀聲樂與繪畫。

其實，江樺對歌劇的熱愛早有淵源。在一九五〇年代，高爾地神父（Father Altiero Gaudi）製作的《茶花女》（La Traviata）深深吸引了江樺，間接啟發她對歌劇的嚮往。江樺於一九五四年跟隨胡然老師學習唱歌，翌年已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文憑，隨後得到

匈牙利男高音嘉夫尼(Gafni)的賞識負笈意大利，跟隨名家深造舞台與聲樂技巧。

短短兩年後，江樺便於羅馬的以利斯奧劇院（Teatro Eliseo）擔綱十場演出《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女主角巧巧桑，一鳴驚人，成為首位在意大利歌劇院擔任主角的華女高音，在當時的國際樂壇，具有開創性的歷史意義。憑藉在意大利《蝴蝶夫人》的巨大成功，江樺獲澳洲電視台邀請，以英語拍攝歌劇《蝴蝶夫人》並於當地播放，展現她在舞台與影像媒介之間跨界別的轉換能力。隨着聲譽日增，她先後獲邀至歐美、新西蘭、東南亞、韓國，以及中國北京、上海等地巡演；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她更登上央視「春晚」的舞台，將西洋歌劇帶入華人主流文化的視野之中。

深植香港歌劇根基

一九六〇年代初年江樺回港定居，有見歌劇在香港尚屬新興藝術，便與在意大利認識的盧景文攜手製作港產歌劇。

一九六四年，二人自資於新落成的香港大會堂音樂廳公演《意大利歌劇選段》。當時因資金有限僅由雙鋼琴伴奏，但憑藉江樺的明星效應引來全場爆滿，整體製作更被外界盛讚專業和流暢。

繼一九六四年歌劇選段演出獲得成功後，她與盧景文均體會到，需要讓觀眾即時理解劇情，才能真正普及並推動歌劇。當時，盧景文聽取了江樺的姐姐——京劇演員江文瑄的建議，借鑒上海京劇界以字幕協助觀眾理解劇情的做法。

在一九六六年的《蝴蝶夫人》中，盧景文在舞台邊以幻燈片形式投射譯文，讓觀眾能更好地與劇作共鳴。當年的文化界前輩簡而清先生還特意在報章上討論字幕在歌劇裏的安排。自此他們的製作均常設字幕。據盧景文回憶，這種手法甚至啟發了當年的英國歌劇院，隨之演變成現今全球歌劇院的標準配套。這對黃金拍檔不斷優化自家製作，到一九七七年再演《蝴蝶夫人》時已具備全舞台製作、海外聲樂家和八十人現場樂隊伴奏的專業規模。

江樺與盧景文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中為香港歌劇深植根基。令人欣慰的是，近年香港藝術發展局十分重視各藝術界別前人種樹、開山闢嶺的歷史。江樺老師在離世前完成了有關香港歌劇口述歷史的訪問，筆者才認識到這位先行者所留下的真實記錄。



▲女高音歌唱家江樺。